現代婦女

要目





本期目錄

現代婦女

第三卷第五期

民國卅三年五月出版

主編　曹孟君

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附一號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經銷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百六十二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預定辦法

一、保持直接訂戶全年預收訂費八折一百元

二、訂費收到即按期郵寄

三、郵費免收掛號另加

四、寄滿一百元即行通知

本冊售價十元

由中茶公司裁撤女職員

——談到職業婦女的組織問題——

陽

禁用女職員，排擠女職員，已像傳染病般蔓延在各種工作部門，成爲很普遍的現象。最近國營中國茶葉公司改組大裁員，被裁的女職員竟有五十八人之多，佔全體女職員的三分之二（見本刊婦女界大小事）創立了裁減女職員聲中的新記錄。

據熟悉該公司的人員談，在被裁的女職員中，大半都是相當有能力，更有不少是在該公司服務六七年以上屢經加薪晉級，成績卓著素爲同仁所欽佩者，也有學識豐富，能力高強負有一部份主管責任者……，也都被裁出來。誠然，在這不幸的年頭，裁撤女職員已成爲很普遍的現象，但女職員的裁減，由個別的排擠或三數人十來人的裁撤而進於這樣大批的裁減，由藉口能力薄弱和戀愛結婚等問題而至於無理由不分皂白的裁減，這種事實的發展，是我們職業婦女和婦女運動者所不容忽視的。

但由於中茶女同事間缺乏密切的聯絡，這樣無理由的大批裁撤，也都無聲無息地容忍下去了。這不僅是中茶被裁女職員的不幸，將也會影響及整個婦女職業界。爲了保障婦女的職業，免遣中茶女職員的復撤，各機關各部門的職業婦女們急分別聯絡並組織起來。並寄語目前各職業婦女團體和婦女界領袖們，對職業婦女的組織負起推動與領導的作用，充實職業婦女團體，展開婦女職業運動，這是應付當前危機以保障婦女職業地位和權利之必須準備。

談孫玉章女士要求繼承遺產被胞兄慘殺事件

穆雲

據新蜀報載：求精中學高中畢業女生孫玉章因擬升學返家，見胞兄孫楚珩日嗜嗎啡，墮落不堪，爲前途計，向孫楚珩要求分析遺產，被孫楚珩用手槍逼飲毒汁，復以灰包捂鼻，見其仍不氣絕，加用牛繩勒死。事後族人獲悉，以孫楚珩慘無人道，勒殺親妹，聯名具控政府，請求法辦。

孫玉章是爲了升學，爲了爭取她合法的權益，被一吸食嗎啡的孫楚珩慘殺了，這是一件多麼令人痛惜忿懣的事！我們要爲孫玉章湔雪，我們更要阻止這類事件的重演。社會與論，知識婦女，尤其是婦女團體應急起聲援，司法當局更應依法究辦。殺人者抵命，懲一警百，維持法律尊嚴。

直接殺死孫玉章的是孫楚珩，孫楚珩是必須懲辦的。但孫楚珩憑什麼不允與胞妹分析遺產，而竟致於殺人？這是今天封建積習在作祟！幾千年的封建慣例，女子是沒有財產繼承的，今天法律雖有規定，但封建的力量還超過法律約束，所以這類事件纔層出不窮！我們不要以爲「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女子有財產繼承權」的意義等於「中國男女業已平等」，今天中國還不夠一個法治國家，中國社會還爲封建勢力所主宰，孫玉章事件就是一個明證！

我們要這類慘案不再重演，要改變今天的封建積習，要完美的法律條文不等於具文，還有待民主政治的實行。

紀念「五四」憶徐宗漢先生

劉清揚

過去三十三年前的今日，正是英雄志士，以碧血赤心，洗雪國恥，招回國魂，本壯烈犧牲的精神，擬推翻滿清，解放民族，建立民國，而展開了偉大革命戰鬥的壯舉；黃花崗起義雖因槍械人力不足而失敗，但當時諸志士的英勇果敢，諸烈士從容赴義的事蹟，是永垂千古不能磨滅的光輝。七十二位烈士，雖多屬無名英雄，而難考其姓氏，但每憶及其莊嚴肅穆的烈士墓，却足振人心弦，而堅人意志！其中吳奕娘吳七娘兩女士的同時殉難，不但足資後世婦女的楷模，也足使後進婦女思之而無愧。

筆者特於今日寫『紀念「五四」憶　徐宗漢先生』一文，是本着兩種意義：一因徐先生是參加黃花崗起義的女界革命前輩；而且徐先生曾在是役中，負過重大的責任，掩藏軍械，掩護同志，更掩救　黃克強先生得脫險難。二因徐先生不但堅毅果敢一直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務，尤其在挽救民族災患的「五四」青年運動中，更給與我們以有力的扶植。當時筆者得在徐先生領導之下，工作了一年餘，因此所給與我的模範啓示，遂成為永不磨滅的回憶。不幸這位值得使人欽愛的女界革命老戰士，竟於今年三月八日，仍抱憂憤鬱恨而長逝！適於紀念五四的今日，追懷前塵，使筆者慚誠不足以表示哀悼之意！故特將徐先生生平及其偉大的精神，備就所知，書告我有志諸姊妹，並藉此以表揚我女界革命前輩的光榮，也以作我後起婦女的典範，更永誌不忘的哀念。

徐宗漢先生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清光緒三年，西歷一八五〇年）於今六十八歲，是廣東中山縣人，家業係商為大戶，兄弟姊妹甚多，徐先生在姊妹行中居第六。在當年的封建大家庭裏，原是不許女子讀書的，所以徐先生早年沒有學習的機會；尤其全家都牢守着封建的舊思想，絕未受過前進思想和革命意識的影響。曾由家庭主持，於年輕時嫁李姓為妾，但不幸於辛亥之前，夫即早逝而孀居。徐先生以封建時代「未亡人」的悲慘遭遇，居然未被舊禮教的束縛所壓倒，而純以自發的奮鬥意識，衝斷了封建枷鎖，更參加到革命的陣營裏，且於協助革命起義，援救黃先生脫險以後，竟因志同道合，毅然與黃先生在患難中結為夫婦，而共同努力於革命事業。以一位三十三年前的封建家庭的婦女，竟能志行合一，以剛毅的志願和果敢的行為，而努力爭取婦女的自由與平等，這是首先值得我們欽佩的。

徐先生在黃花崗起義時，是假扮一位顏料行的主婦，在顏料行中隱藏了許多軍械，作為革命行動的接應。到武昌起義時，又協同黃先生混入張竹君女醫師的紅十字會的救護隊中，得進入漢口，當時任清朝新軍協統的黎元洪被革命黨推為都督，黎氏於黃先生到武漢時，即拜為總司令而督率三軍，進攻清軍。先則扼守最前線的黑山，進攻甚為得力，清軍敗退，後因革

命軍中有張振臣者爲敵內應，清軍遂得大舉反攻，而由張振臣所指揮黑山和龜山的砲皆不發放，地雷大線也被割斷，遂使清軍得勢進迫，革命軍不支而退守龜山。當積極作戰之際，士兵英勇，死傷遍地，黃夫人即親自協助張竹君醫師，設臨時醫院於漢陽縣政府，熱心救護工作，日夜不息。後卒因清軍援兵不絕，革命軍久戰不利而敗潰。至漢陽不守之時，被清軍封江，無船不得搶渡，乃僅由黃夫人與張竹君女士以紅十字會的一隻渡船，把黃先生等軍政領袖，才渡到武昌的彼岸。

辛亥革命之役，黃先生因勞致疾，患肝病咯血，曾爲遷地療養，轉赴美國和日本。但於病中仍不斷爲討袁而謀劃一切，卒於民國六年十月七日病勢轉劇，延至三十一日不治，竟溘然長逝。黃夫人於哀痛之餘，遂息影滬濱，撫育兒女。民國八年，「五四」青年的愛國運動起，不但全國青年奮起響應，凡有民族熱情的紳商各界，也無不同情而奮起，婦女們在此次運動中，更是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於是徐先生又振奮精神，領導上海婦女，組織上海女界聯合會。於是年夏，在筆者代表天津各界聯合會到滬呼籲發起全國各界聯合會時，遂得拜識這位女界革命前輩，並獲得她老人家熱烈的同情與協助。由於上海新聞界的熱心贊助，一致發起號召，僅僅月餘，即到全國各省各地代表二百餘人。徐先生是上海各界聯合會代表之一，參加籌備全國大會工作，凡設立會所，通訊各地，發佈宣言和通告等等，在在都是需要經濟的助力，其時大部經濟來源，多是徐先生熱心所捐助。 國父那時正住在上海環龍路的寓所，著作三民主義，對青年愛國運動，雖甚同情，但因在反帝高潮之中，寄寓租界，不便公開協助，所以 國父給與我們的暗中捐款，也都是由徐先生所轉遞。

徐先生的爲人，熱情奔放，慷慨率直，誠厚爲懷，頗富男性，而絕無如一般淺見婦女的眼光如豆，狹窄小器的壞習氣，尤其愛護後秀青年，完全出於至意。徐先生雖在幼年失學，但由天資明敏，其學識思想，革命意識，人生道德，都是在革命的奮鬥中，磨練而成的，所以能夠處事明達，而待人寬厚，更無婦女忌嫉的天性。在「五四」時代，徐先生當然是革命前輩，而筆者無疑是後輩青年，但凡事徐先生無不重視筆者的意見。當全國各界大會成立之際，由全國代表公推筆者爲大會主席，徐先生絕不爲嫌，且欣喜而鼓勵我接受籌備大會的公決。及至大會在發祥嚴肅，熱烈興奮之中成立以後，徐先生因喜筆者能不負眾望，而美滿完成此偉大的事業，更加對我言聽計從，愛護有加。像徐先生這樣寬大爲懷的態度，在一般婦女之中，實甚難得而可欽！

「五四」的青年，人人都以滿懷熱情，肩負起救國責任，但在艱苦奮鬥中，又深感學識不足，能力不夠，難當重任的恐懼；所以在運動行將屆止之前，又恰當法國有勤工儉學的提倡，因而許多有志青年，都紛紛預備出國求學。但有志青年很多是窮苦的，雖僅數百元的川資，仍難籌措。尤其華北的青年衆士，多相率來滬，每因苦無船費，使被困裹足。當時筆者常代這些有志之士，作將伯之呼，並隨時向徐先生借貸三五百元，以助其成行，但皆聲明是由筆者負責償還。因徐先生對我的信任和愛重，故每求必應。因此由徐先生熱心慷慨而得助的青年，人數實在不少，至今已成名者，也大有人在，凡曾身受之者，必信筆者所述絕非虛語。在「五四」運動廿五年後的今日，回憶

當年；青年們的單純熱情，各界人士的同心協力，全國婦女的融洽無間，萬衆一心的爲國努力，更加以革命導師的暗中扶植，那種民族的熱愛，那種合作的溫情，是如何的使人值得留戀和回憶！可歎那種情景，竟成爲今後難再的幻夢！尤可悲的是，在這廿五年後的「五四」紀念日，竟失去了我們女界博愛仁厚的前輩。

爲捐助救國運動，爲借助青年求學，一年之間，徐先生的經濟狀況便陷於窘困，爲支持生活，不得已使把上海福開森路遠離市區的一座寬小洋房出售了，攜同兒女輩，遷入市區的幾間小洋房裏。當時圍繞在黃夫人膝下的小兒女有四位：一美、一琳兩位男公子，是與黃先生結婚後所生，另外兩女公子，長女是蓄出，次女則是黃先生前在革命流亡日本時，同日本女人所生的，不但同受徐先生的撫養，而且是絕無歧視，愛如己出。凡這一切，都是筆者所親眼目睹的，試問這樣愛國忘己，公平仁慈的態度，是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所能作得到的？犧牲自我，普救羣倫的精神，實是徐先生滿腔熱血，所築成的偉大人生，所以才能堅持永久，而奮鬥到底。

民國十年，爲同情蘇聯災荒，徐先生曾爲上海徵災賑濟會，捐募呼籲。十六年北伐革命到達南京，爲紀念黃先生所設的貧兒院，即由徐先生接辦管理，曾勵精圖治，積極整頓，數百無告窮兒，不但能得溫飽，且能獲得謀生的教育；聰穎好學者，得入中學大學，餘則依其性之所近，習以紡織毛巾，或作木工的技藝，俾至成年之時，走入社會，都能成家立業，自食其力。如果貧兒的父母的經濟狀況得能好轉，可以隨時聲請把孩子領回去。爲求擴大發展，並在安徽蕪湖，創辦了廣大的農場，備作久遠生產之計。民國廿年，徐先生曾爲貧兒院募捐而赴美，但至「九一八」東北事變起，使停止爲貧兒捐募，曉爲東北義勇軍；到處呼籲。廿四年秋，筆者去南京，適逢徐先生患嚴重的心臟病，爲念舊情，余曾每天都去慰問看侍，當時猶承徐先生厚愛，面囑說：「如果我一口氣不來，這個貧兒院必由你來接辦，我才放心」。爲使她老人家安心休養，就極力勸慰其不必多想。幸而以後果能痊愈而恢復了康健。更在病中痛恨政治不良，牢騷滿腹，雖因憤怒而謾罵貪污禍國之流，但實是出於愛國的至情，使人聞之，實堪下淚。

抗戰軍興，南京不守，徐先生攜帶一部貧兒，出國流亡，先到暹邏而轉雲南。此行一爲貧兒院募捐，二爲宣傳抗日救國的大義，到暹邏後，頗受僑胞的熱烈歡迎，徐先生終日奔走，到處講演，遂得使暹邏僑胞了解抗戰的意義。因該地僑領蟻光炎氏（商會主席）與反面陳守明氏有個人利益的衝突，對於捐款未能獲得成績，但因徐先生的教育宣傳作用，竟將變了私人之爭，成爲民族意識的論戰。徐先生主持正義，協助忠厚愛國的蟻氏，而蟻氏竟被陳某所暗殺，且當汪逆降敵之時，陳某作了漢奸，更使羣情憤激，增加了愛國熱忱，所以只有陳某一人無恥降敵，其他僑胞，都深明大義，這完全是徐先生宣傳教育的功績。徐先生轉入昆明，曾在大理雞山，創設貧兒院，但因地方荒僻，又困於經濟，故未如願，遂將貧兒，即轉回安徽農場，徐先生便來渝，艱苦渡日。

徐先生畢生努力革命，到處受人欽敬，且四海皆朋友，頗能得道多助；她爲愛國濟貧而捐募，信譽久已卓著，但爲自己的政治節操，堅忍困苦生活，絕不存倚人的希望。於廿九年春

來渝，先住於保節院一間促膝的斗室，後遷住張家花園五十二號樓上一間狹窄的屋裏，終日手持佛珠，靜修打坐，忍渡光陰。她老人家原懷積極革命之志，何以趨於消極信佛之途？實由於其奔放的熱情，無由宣洩，更懷滿心願望，不獲完成，不得已，遂以消極之念，而慰苦悶之情，並想以釋迦摩尼的精神，救國救世。殊不知今非昔比，時代業已轉進，以佛渡世，終成幻景。故不免因憂國慮民而積怒成疾。在本年元月三日，筆者前往訪晤，徐先生竟緊執余手，深慨物價飛漲，人民生活過苦的憂慮！並且說：「我老婆子已無法生活，而且已不能忍受那些誤國殃民的貪官污吏享受酒肉之福，而餓死大衆人民的苦痛」。余因徐先生憤激之情，深心爲之感動，因恐有傷其身體，故以後不忍再去探視，誰料此別竟成永訣！徐先生因久懷「革命尚未成功」之恨，故患肝病咯血而不治，死者已矣！但留給我們生者的哀悼和激勵，將隨着「三八」婦女紀念的譽揚而永不消滅！而且徐先生的偉大精神猶長在，永遠在昭示國人繼起努力！

爲推翻滿淸的革命，準備了黃花崗進攻的砲火；爲反帝反封建，要求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五四」運動，增加了經濟的策勵；徐先生在這一切有歷史意義的偉大鬥爭中，都曾盡到推動和領導的責任。今在三十三年後的黃花崗紀念日，追述前情，更在「五四」紀念日回憶過去的一切，實使人抱無限悲愴的懸懷！徐先生因任務未了，寧堅貞自苦，守志以歿的精神，足以啓示於後人，我們應知自愧！因未能繼承前輩再接再勵的奮鬥，故使國家陷於危難，坐望敵區同胞，忍受血淚的生活，近視後方同胞，隱忍饑餓而生存，故使我革命前輩死不瞑目，我們實有繼起的責任，我們要繼承黃花崗烈士光榮犧牲的傳統，我們要以「五四」時代青年的精神猶復努力！我們仍希望革命前輩，與以同情的助力。我們必要爭取到民主自由的生活！以建設民主政治的團體，掃除一切封建的殘滓，消滅一切不平的黑暗。必如此，才能完成革命前輩的任務，必如此，我們的紀念哀悼，才不空虛。

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九日，書於陪都。

勞動婦女生活的改善

敬獻給一九四四年的「五一」勞動節

君慧

雖然在今天還不能用確切的統計材料來說明勞動婦女們是在怎樣地以她們的血汗去貢獻國家，怎樣以她們的機智和勇敢去對抗敵寇，尤其怎樣在重重的困苦中生活著。但，無論誰都不能否認她們的功績和她們的苦況！

我們必須知道，她們爲了民族的解放，以及她們自身的解放，還在抗戰以前，便以最英勇的，最明斷的姿態支付出自己的努力了！

抗戰已達到第八個年頭，誰在支持整個後方的生產，尤其，衣着方面，無疑的，是農村中的以及工廠中的勞動婦女們，她們除了每日約十二小時的勞動外，還參加了種種的戰時工作，在抗戰初期所組織的救護隊、慰勞隊、戰地服務隊等裏固然

有她們的活動　而游擊戰爭中、獻金運動中、兵役宣傳、生產運動等當中，亦莫不有她們的勞績，在艱苦的抗戰過程中，她們不僅竭其自身的努力幫忙抗戰，同時也改進了自己，她們覺醒的程度，她們的文化水準以及社會經驗都提高了。

然而，我們尤須指出的，就是在抗戰中她們受到的磨難最深，和最殘酷，她們所遭遇的，比那一階層的人民都來得為害，她們付給民族解放的努力，从她們自身的覺醒，却並沒有換來生活的改善！

二、

在這里，讓我們最表面的訪問一下她們的生活現況吧。

就幾個較大的紡織廠來看，除了僅少數的實行三八制之外，（實行三八制的廢新廠的工資是比十二小時工作的裕華廠低，其比例約與時間增加的比例同）差不多都是十二小時或十二小時以上的勞動，這是指在機器旁邊的工作而言，至於下工後的家庭勞動則更不止此，例如實行三八制的廠是沒有休息日的（其他的廠十天休息一次），一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簡單也總有一些事要做，又何況傳統的對於一個女人，是所有家庭間的一切都非負担不可，已婚的女工，必須照料丈夫和孩子，在作夜班的時候，別人白天可以睡覺，而一個孩子的母親，就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情，筆者曾經個別訪問過已婚和未婚的紗廠女工多人，她們中有些是只作八小時的工作，每天共分三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為日班，下午四時至晚十二時為中班，晚十二時至翌晨八時為夜班，很多有孩子的不能做夜班，原因是要喂奶，而她們又不能住在廠內的寄宿舍，于是她們最初是忍受着先生們的責罵，及後便只好等着被開除的命運，當然，工人缺乏的時候，她們是可以避免的，未婚的女工，廠外住宿的，也非幫忙家庭勞動不可，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她下工後每天都要幫忙養母做豬菜，做飯，有時還為鄰家倒馬桶。（這也是她們的一種副業）總之，傳統的習慣，課給一個女人的家庭勞動特別多，同樣參加生產的一個男工，下工後可以賭錢，上茶館，或喝酒等等，而一個女的便大大不同。

她們的勞動時間是如此，她們的收入怎樣哩？她們的勤勞所得，是否和她們最起碼的生活支出相抵哩？

為了說明的便利，不妨以她們的實生活來作例子。據一個只有十一歲的孩子的女工告訴我，她在××廠已經作了將近三年的工，是個熟手，每月收入，連什麼都算在內，總共有八百餘元，她自己是吃廠家的，故只有一個孩子吃飯，但每月要二斗米，因為別人的幫助，用身份證買到平價的米，每斗三百五十元，二斗要七百元，其餘柴，（二元一斤）油（普通五十元一斤，在廠里五十一元一斤）醬，菜，水，（廠里的水，每担八元）無論如何，一百多元是不夠開銷的，孩子在廠辦的學校讀書，某些費用可以不收，但紙筆等零星用品是非自己買不可，現在，一枝普通用的筆，也得數十元，衣服就更不必說了，孩子和自己都常得面黃饑瘦，但每月還繼續負債，簡直到不能生活的地步了！其實，她只有一個孩子，其他負担較大的就更不堪設想了。

婦人與社會里面有一段說：「既婚婦人比年輕少女更勤勉而可靠，年輕少女大都厭惡不潔工作，所以，這種事情非讓既婚婦人來做不可。因此，選擇複樓的工場雇用既婚婦人。」這是當時德國的情形。不料四十餘年後，正在抗戰中的今日的中

國的社會，還是如此。對於已婚之女工，不僅沒有起碼的母性保護，還因爲她們有了拖累，不容易轉廠，可以更無顧慮的剝削她們，最顯著的，就是已婚女工，實即有孩子的女工，不能在廠內寄宿舍居住，以不住宿舍來作理由，拒絕她們在廠內上課，和北夜班時不開飯。原因很簡單，沒有拖累的女工，待遇太壞了的話，便留不住了，而她們爲了孩子，可以忍受更大更多的苦。

普遍的，工人的伙食，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就是「不好」！在今日，除了極少數的人們能夠享受到豐衣美食之外，一般的，都處在半饑餓狀態中，工人的伙食不好，似乎沒有什麼好說的。然而，不好也得有個限度，除了不潔，不夠之外，還常常諉遲到數分鐘的口實扣菜，上白班的沒有飯吃，早晨上班時吃了稀飯之後，到十一點鐘每人發兩個饅頭，便要等到四點鐘以後才能吃飯了。

在以上種種條件之下，因爲工作過度，睡眠不足，營養不良，沒有充足的空氣和休息而影響到健康的，差不多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她們告訴我，吐血的人非常之多，吐出來的血還帶着紛絳的棉絨的，並不是稀奇的現象，當她們和我說話時，還不停地咳嗽，但咳嗽，她們已經不把它當作病了。

三、

在整個工商業遭逢到種種困難的今日，談改善工人的生活，當然，在廠方也是有着若干的苦衷，不過，縱然不爲工人本身，而只是爲了提高生產效能來說，也有儘可能改善工人生活的必要。

首先，希望能增加她們的工資，物價飛漲的結果，使一個素豐的人家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這是人所週知的，一個工錢勞動者的女工，本來全部的收入就不夠她們個人的用度，今日，在此種物價情形之下，她們却要以此養家，（她們多半是從戰區、淪陷區流離至此，或丈夫出征的，所以，家庭的生活多由她們單獨維持）事實上是殘酷的！使工資趕不上物價，當然是一種奢望，然而，起碼要使她們能夠活，能夠安心工作。這樣，對廠方對生產都是有利的，減少她們生活上的困難，也就是減少廠方管理上的困難，據筆者所知，××部紡紗廠的竊盜事件非常之多，在軍警嚴密的監視中仍日必數起，××紗廠，在不久以前也打死了一個盜竊的男工，這些事件的發生，不僅是工人方面的不幸，並且是廠方的不幸，更是戰時的損失。生活苦一點，對於本來就苦的中國勤勞大衆，是算不得什麼的，但苦到不能活或自己的子女不能活的時候，也就不能不挺而走險了。所以，改善她們的待遇，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來都是當前的急務。

除了增加工資之外，日用必需品的分配或平價購買，也是減少工人生活困難的辦法，普通公務員以至一般市民都可以享受此種權利，工人自然不能例外，如有可以由廠方供給的，自然更好，否則廠方可以代向有關機關交涉。

第二，普遍推行三八制，在增加戰時生產的意義下，提出減少工時的意見，這似乎是不合適的。但據實行三八制結果的報導看來，它不僅沒有影響生產，相反的，却提高了效能，原因一，是工人有適當的休息，精神充足；二，是施行三八制以後，便停止十日一次的例假，每月不至有三日的停車；三，工人生病的減少，如××紗廠以前睡在工房裏的病人，每日總在

七八十至百餘人，施行三八制的結果卻減少到甚不多沒有，頂多也只不過一二十人，從這些事實看來，三八制是最有利的，同時，做十二小時工作的工資，據說是比八小時的工資多，那末，廠方更可以省了一筆支出。

第三，保障工人健康，工人之健康與否，直接影響生產效能，間接關係國家民族，故必須切實注意，與健康有直接關係的就是營養，故改良膳食是急不容緩的，吃得好，在今日自然是不容易，但新鮮和清潔；減少層層的剋扣等，只不過是管理上的問題。此外，是增加衛生設備，注意車間空氣之流通，工作時發給口罩(據說慶新廠原來是有的，但最近停發)等起碼之設備，是絕對不能節省的，工人生病時，有些廠是有病房設備的，譬如裕華，有些廠，不是規模很少便是沒有，總之，對於有病工人，醫藥應由廠方負責，工人請病假時照給工資。

第四，保護母性，趁黑夜對一個負着重担的人加以壓迫，縱然有利也只是消極的辦法，與其因已婚女工們之有拖累而剝奪其權利，不如積極的多爲母親們打算更有前途，據調查，各廠之女工，已婚者佔多數。故保護母性，使女工對於工廠愛護依戀而不願離去，反之，因爲拖着重担而不能離去對生產是更爲有利的。

首先可以辦而必須舉辦的是托兒所，裕華廠是已經有了的，其他多數尚未設立，假如吃奶的嬰兒能在白天寄托在托兒所，而給予母親以授乳的時間，那末，有孩子之女工便輕鬆得多，夜間托兒之設備未有以前，最好有嬰孩之母親不上夜班，至於較大之兒童，廠方應准其在廠包飯(如上例)，因爲一個孩子而不能生活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這對於廠方的負担也並不多了，因爲集體解決伙食問題，和個人自炊的情形大不相同，又何況孩子包飯是繳費的，女工的子女有病時，廠方亦應負責醫治，在今日，一個女工的全年收入，恐怕也不能請幾次醫生吃幾服藥，去年夏秋之間，×××紗廠一個女工的孩子患了腦膜炎，爲了怕其傳染，廠方代其送至仁濟醫院，但不數日，那孩子死了，醫藥費三千多元，誰負責哩？醫院開賬給工廠，工廠代付了，這一筆款項的償還，是按月扣除那女工的工資，扣到那年那月哩！姑無論扣除後剩下來的工資能否生活，帶着心底的沉哀，肩膀上更負上這樣的重債，這漫漫長夜，到底何時了結啊！

第五，加緊女工的教育，女工的教育工作，大部分由婦女指導委員會工廠服務隊負責，據她們的統計，成績是很可觀的，然無論如何在質量方面擴大進行，在今日還是非常必要。尤其，在政府實施憲政的準備途中，使女工們瞭解什麼是憲政，憲政與她們的關係，在憲法中應該如何規定保護勞工，保護女工，等一切和工人有關的權利，國民大會中心須有由工人自己選舉的代表參加等等都是進行工人教育的最好材料，工人的文化水準雖然低，但學習能力卻很強，進度也很快，假如給以機會，親切認真的予以教育，成果是很快可以得到的。

筆者不是工人，更不是工廠的老板，提出女工生活改善的意見來，自己也覺得有點荒唐，不過，愚者千言，許有一得，就以此作爲迎接一九四四年的五一節吧，最後，至誠的，爲在生產戰綫上的姊妹們祝福！

（完）

被殺與自殺

張志淵

死在敵寇手裏的女人，往往比男人死的悲慘；死在自己「男人」手裏的女人，其悲慘更是有過之無不及！

這樣悲慘的死，雖然總是層出不窮，但給「抗戰」這一張大被單蓋着，六年來不給人知道，也不被人重視了，最近才于報紙的暗角庭偶爾透露了一點一滴——便只這一點一滴呵，就夠叫人如何的驚心動魄！新蜀報三月四日合江通信有如下的記載「縣屬青龍鄉丁覓生，業醫，其妻早故，遺子女各一，續娶袁汝玉，婚後一年丁即出外貿易，五六年始返家，並帶一女名高源縉……半年後，袁即被棄！夫妻二人互不整理，去年冬丁之長女成年，出嫁密溪鄉某巨氏，丁以高源名義主持一切，殊男家以高爲小妾，主若不以袁之名義主婚，即行廢除婚約……：除夕前二日，丁突至袁處，百般殷勤，以討袁之歡心，是夜酒後同宿……即施毒于袁之陰戶內……黎明逃去；不久毒即蔓及全身……于去正月十二日歿於紅十字醫院……死者口閉，口內皮肉潰爛，牙齒脫落過半……陰門四週皮肉潰爛，十指青色……」據說合江的縣婦女會也出來主持正義了。

這裏，我們不作法律上的探討，而是想到即使將這殺人犯丁醫生槍斃了，能不能杜絕今後不再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件發生？

想來誰都不敢說：「一定不會」！因爲在中國這半封建社會中的婚姻制度之下，女人頗不少不是被殺便是自殺的。

中國的婚姻制度雖然經過「五四」狂潮的沖洗，但時至今日，不過在形式上花轎換了汽車，紅嫁衣變成了白禮服，骨子裏頭仍未脫買賣的形式，女人一旦出嫁，不特她的身體完全屬於她的男人，連生死也操在他的手裏了。

這種可怕的運命，能不叫人戰慄麼？一月七日新華日報上又有：「粤肇慶近郊天后宮對門河面，最近發生八女一齊投河自殺的慘事，死者中只有一人已婚……」

這足夠說明在現時中國社會制度之下，婚姻不是樂園，而是自古相沿不能不跳入的人間地獄！同樣地，男人們在這裏有不少悲慘的犧牲者，如新民報二月十二，十八兩日連載的姦殺案，便是最好的例證。

婚姻問題是婦女問題中的主要部門，也是社會問題中最重要的一環，若果大家不來求正當的解決，社會是永遠不得安寧的——一個不安寧，無秩序的社會能夠接受那所謂「永久的勝利」的麼？

中國現時婚姻之紊亂，已由上面舉出的例，完顯出來了，不用去看每日各報的離婚，解約……等啓事。有人說這是在戰時的特殊現象，我則說是癰瘡的愈爛愈深，如果大家還不來求解決，就是戰爭停止，恐怕還是紛亂無緒的，因爲現時一切的婚姻，正如許蘭芬所說，是：「左手的結婚，或者虛僞的試

驗，和真的婚姻離得很遠」。上焉者把妻子作爲他華貴的家庭中的一件擺設，作爲他個人的一杯咖啡；次焉者把妻子看做奶媽而兼廚娘；下焉者則作爲暫時的玩弄品而已，因此，一旦玉損花殘，或體力不及的時候，則被遺棄，踐踏甚至於置之死地！娜拉說得好，現今的婚姻，是『唯一的法認奴隸制』，在這個制度之下，女人是一件商品，是屬於固定的買主的商品！

女人感受到這種運命的威脅，有勇氣的便「投河自殺」了，沒有勇氣的便屈伏下來，終日勞心苦思計劃着如何裝扮自己，如何管理廚房給自己固定的「買主」弄點可口的小菜，如何設計舖陳以博得這們「買主」的歡心。那一個男人沒有和司坦因一樣的要求：「男子不僅要有人戀愛他，並要求有人瞭解他。他要求那人的心臟爲他鼓動，那人的手掌爲他愛撫；他的居處，因爲那人而變爲平和安靜，自制有序；一切事物，因那人而生出光輝；他要求周圍一切，多散播着她的芳香，家庭之內，充滿了愉快的溫暖」。這種要求，在目下即使已經體會到太過「自私」的智識婦女，因爲社會環境的限制，不單是不能拒絕，反需要去「勉力爲之」才能不「被殺」。

然而，擺脫了「被殺」，卻有形或無形地走上「自殺」之道！

鄉居年餘，不知看見多少的婦女同胞在這條「自殺之路」上掙紮！她們因了這慢性自殺的苦悶，除了裝扮，舖陳，設計之外，還抽鴉片，打麻雀，盡量摧殘自己的身體，好早日走完這條「自殺」的路！

什麼戰爭，勝利，微健，災荒……都於她們無關，她們也曾受過高等教育，然而沒有人來用她們。

不用說這是國家的絕大的損失，中國抗戰快七年而離勝利尚遠的原因，能說和這種現象沒有關係麼？

報紙上對於婦女的生活不過在「補白」處偶露一點半點，實在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大家若還不來共謀解決，這個潰爛下去，也許會成爲致命的大患哩。

徵文

本刊擬出女學生及職業婦女生活特輯，歡迎女同學及從事各種職業生活的姊妹們踴躍投稿。每篇字數最好在二千字以下，女學生生活報導務於六月十日前，職業婦女生活報導於六月三十日前惠寄本社。來稿一經登載，除贈本刊一份外，每千字酌奉稿費八十元至一百元。

編輯室啓

學習與修養

為什麼要研究英美型的資本主義經濟？

沈志遠

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從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已不僅是英美流行的制度，歐美多數國家和東方的日本，也已相繼底行起來了。我們這裏所以指明研究英美型的資本主義，沒有別的意思，只是因為英美兩國底資本主義是比較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緣故。其他如德日兩國底資本主義，其興起要比英美晚五十年到一百年，大地主底勢力在資本主義誕生後的長時期內，仍很頑強，尤其日本，到現在農村中依然有帶有封建色彩的大地主勢力。再加上這兩國政治上傳統的軍國主義，也處處影響到它們資本主義經濟底發展。所以比較起英美來，它們的資本主義，還不能算是十足典型的。不過實際上，我們這裏所講的英美型的資本主義，祇是把它當做一般資本主義底代表看待罷了。

英國的資本主義，從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算起，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美國的資大主義，從一七七六年發表「獨立宣言」算起，也已有近一百七十年的歷史（法國也差不多）。它有這樣久的歷史，當然有它自己存在的根據，而決不是偶然的事情。但資本主義存在底二百年，在全部有文化的人類歷史中，卻祇佔很短的一段；即在這很短的一段歷史時期中，資本主義所創造的財富（生產力）卻大大地超過了過去兩三千年來人類所創造的財富之總和，這更可見得資本主義底歷史意義底偉大了。

它的力量底偉大，不但表現於它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底數量上，而且也表現於它對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體制的蘇聯除外，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某種程度的生產技術上的依賴。）之經濟技術上的支配作用（明白地說，就是國際少數獨佔金融資本集體分別支配世界市場）。

然而時至今日，資本主義年富力強的少壯時期早經過去（十九世紀末）；從二十世紀初起它已走進了暮年時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它更走進了沉痾時期，誰也不能否認，如果在這次大戰以後再沒有比較大刀闊斧的徹底辦法或驚天動地的改革舉動，使各國經濟重新走上新的合理的道路，那麼這種衰老的資本主義底沉痾頗有變成不治之症的可能。由此可知，資本主義制度過去貢獻雖大，現在卻已經漏洞百出。

現時我國經濟面貌複雜，但大體上，基本上，它究竟逃不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底範疇。因為今天我國國民經濟還是絕對地以私有私營為主體，生產的目的是為着業主私人底利得；國營事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很小，何況一部分公有公營的事業仍不免包含有私人的股份在內呢？惟其如此，所以

說明英美型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原理，基本上仍適用於說明我國的經濟法則；支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那些基本法則，大體上也同樣支配着我國社會底經濟動態。也惟其如此所以我們爲了明瞭我們社會底經濟運動法則，就有周密研究英美型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必要。

這是我國經濟和英美型經濟的共同之點。

但同時我國經濟也有和英美型資本主義經濟不相同的地方，而且不同的地方很大很多。

中國經濟雖然基本上屬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底範疇，但它自身整個地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真實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中國國民經濟中還只佔極小的一部分，它並無決定性的作用。誰也會說，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這「落後」二字底具體形式，就是它是生產水準低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在我們近代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以前，我們的政治上固可藉不平等條約底取消和平等新約底實施而成爲獨立平等的國家，但經濟上半殖民地的依賴性地位却仍未解脫。隨着我國門戶底打開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底建立，我國經濟早已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底一環，但是這一環在其地位上講，不是平等的一環，更不是支配的一環，而是附屬的一環，被支配的一環。這就是我國經濟上和英美等國的一個最根本的不同點。

我們在經濟上較之英美等國至少要落後一百年。這一百年的落後雖然給我們民族造成了莫大的苦痛（淪爲半殖民地的苦痛），但是它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避開資本主義的老路而實行迎頭趕上的機會。假如我們在一百年以前也和英美一樣地發展起資本主義來，我們在當時固可像英美一樣地或極一時而不致淪爲半殖民地，但是現今資本主義各國社會所經歷的苦悶，我們此時也得親身經歷着了。正因爲時至今日世界資本主義業已處於沉痾時期，或衰落時期，我們已不必走，不能走，也不願走資本主義的老路。我們今後經濟建設底總方針是一方面要揚棄資本主義這種生產關係底舊形式，而另一方面却要接受和發展那建築在近代技術基礎上的生產力。這內容，就是 國父所說「迎頭趕上」底真銓。所謂「迎頭」趕上底意思是不但要在國民生產力（經濟底內容）上趕上英美等國，而且更要在生產關係（經濟底形式）上趕上它們，比它們進步。這比它們進步的經濟形式或經濟制度，就是民生主義的經濟形式，亦即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我們爲什麼要開闢這種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前途？當然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已經有了毛病。我們要避免資本主義的老路而走上非資本主義的——亦即民生主義的——光輝大道，則對英美型的資本主義經濟底種種法則，種種矛盾，種種病根等，就有作一番精密研究的必要。「他山之石，可使攻玉」，這也是我們所以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理由。

居禮夫人（注一）

劉一方

瑪麗，居禮畢生獻身於科學。鐳的發現，放射性學說的確定，元素蛻變的研究，給科學上開了一個新紀元，在科學中發生一個大的革命；而鐳射氣能夠治療可怕的毒癌症，在醫療術上又是一個大的貢獻。這些，是居禮夫人的成就，也是人類的幸福。（科學乃是給人類福利的。）在這裏，要寫到居禮夫人底工作與生活的態度，從而可以知道一個真正的工作者是在如何辛勤狀態中，堅忍不拔地完成了偉大的任務。

作爲一個被瓜分國家（波蘭）以微薄的薪給維持生活的M・史格羅朵夫斯克先生的女兒，瑪麗・史格羅朵夫斯克——即後來的居禮夫人——在中學畢業以後，無法升學，從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就投進了職業的圈子。充當一個私人教師，想以薪金幫助自己的姐姐讀書，並可以積蓄起來供自己升學之用。一方面，爲愛國心所驅使她還盡義務地教授貧苦農夫了解祖國的文字及歷史。

以後她進了法國巴黎索本里的科學院學習物理學。在這裏的大學校裏，她毫沒有注意到年青男同學對她的注意，她是極其靜穆抱身心聆聽那些嚴謹的，學識淵博的教授們的講授。她的住所是租金極廉，設備簡陋的公寓。她窮窘到無法維持餐食而體力衰弱致病，沒有生火爐而寒冷，然而她卻毫不顧及這一切物質上的困難，忘記了饑餓寒冷而潛心苦讀。

這種專心一致讀書的情形，早在幼年時代就表現了：她在專心閱讀時，別人給她的惡作劇，她會毫無所知。

學習，只有在集中注意力，擯除一切紛擾之下才能有效果；而且要對于外界的一切困難毫不計較，那怕就是在窮困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住不遮風雨的情形中，也不要對學習稍有所阻礙。

瑪麗小姐的這種態度正給她奠下了事業成功力基石。當她對於科學感到濃厚的興趣以後，她在不讓人知道的情形中進行科學的實驗與研究，在辛勤的大學生活中，她已完全從事於科學的探討與研究了。

孜孜不倦地學習的結果，在大學最後一年的考試中，她的成績超出了同班同學之上。這是她第一次的榮譽，可是她並不如一般人感到滿意與矜驕，反而懷着惴惴的心情逃開了一羣祝賀者的包圍。

瑪麗小姐與比爾，居禮的結合是一個同志的結合，雖然如此，瑪麗小姐還得擔負任何婦女在生理上的責任，那就是生育。可是無論在如何窮困的經濟環境當中，她還能仔細地教養自己的孩子（其中一個又成了後來的女科學家）和注意到家庭瑣事，如學習製美味的食物，而這種瑣足以消耗婦女的時間和精力的家庭瑣事並不影響到她的終身事業。

在居禮夫婦的共同研究中，有了驚人的發現，那就是在一切礦物元素中放射性最強的鐳底發現和鐳底萃取。

從瀝青鑛石——用以提取放射性元素鐳的鑛石中提取純鐳是一個極其艱苦的工作，而進行這一工作，要有足夠採買材料和實驗儀器的金錢和一間工作室，這在收入很少的他們確是一個極大的困難。可是他們如何克服了這兩重困難呢？他們想出了一個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在鑛區已化驗過的瀝青鑛石的渣滓來提取。她們委身在一間滿是漏洞為人住的低矮陰濕的木棚中，經過了四年的辛苦研究與實驗，終竟製出了金屬鐳，確定其原子量，證實了鐳底存在。這是一種偉大的創造力與發明力給科學家的貢獻。

對於鐳的繼續研究的結果，又創造了新的理論和學說：這是兩個天才，而居禮夫婦的這種成就最好地說明了如下的公式：

「1分的天賦十9分的努力＝天才。」

隨這成功而來的是科學界的讚詠與崇敬，和在一九〇三年倫敦皇家學會贈送該會最高的榮章——戴維斯金獎章以及諾貝爾獎金的贈與。（註二）

一個潛心工作的人，「在他努力的過程中往往有一樁事足以阻礙了他的發展，毀壞了他的成功。那就是世俗的榮譽。然而視榮譽如泥土，居禮夫人正是一個好的例範，對於獎章與獎金的獲得，居禮夫婦是毫不介意的，而使他們感到困惱的就是在萬人的推崇之下，搅亂了他們的寧靜、妨礙了工作，他們便甚厭惡到別人給他們的那些不必要的訪問，招待，邀請，他們甚至改名換姓逃到鄉村，避開新聞記者與閑人的包圍，為要悉心自己的研究。

逃脫大衆的讚賞，無視榮譽，是居禮夫婦共有的本性，這就正是事業成功的緊要因素，只有克服因榮譽而生的虛榮心，才能正確地完成一個偉大的任務。

他們這種對於工作的態度，顯然證明他們對於科學的努力，不是為了自己的名位與勝利，而只是為了給人類以福利，正如居禮所常說的：「假使已經有人作了這樣的發明，而沒有我發明，在科學研究上有什麼分別呢？」實際上居禮夫婦在科學上的貢獻又何嘗落在他人之後？

這裏，我們不僅見到一個真正的工作者的正確態度，而且發現了一個偉大的人格。

還有一件事，可顯現出居禮夫人的獨到精神，值得我們提及的：

醫治可怕的毒瘤症的問題，在從前是沒有方法解決的。自從證實了鐳對為可以治療此種病症以後，鐳之製取就成為急迫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居禮夫婦很可以不必正式發表鐳之製取方法，這樣可以有獲得在全世界製鐳的權利以及取得這種技術的專利執照，因為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們都需要解決當時艱苦的生計：有了這專利，可以免去一切物質的困難與苦役；而且，作為這樣的科學家，還沒有一所設備齊全的設備室，正可以得到因專利而來的巨款來建造一所完備的實驗室。然而居禮夫人認為這種專利的行為是「違反科學的精神」。毫無考慮地拒絕接受專利，而在別人向他採求鐳的知識的時候，即毫無隱諱地將研究與實驗所得公諸於世。

全沒有想到個人的私利，捨棄了可能有的享受，這種犧牲個人為科學服務，為人類服務的精神何其偉大！

這是一個偉大的工作者，一個完整崇高的靈魂！作為一個

爲勞動婦女謀福利的——王家珍女士

石潭

『從事一種革新事業，真是一件艱苦的工作。要有很大的耐性，信心，才能克服種種困難，改革過來，達到目的』。——當我幾次和王家珍女士談到她們廠裏實行「三八制」的事時，她總是那麼熱情、興奮、滔滔不絕地同我講。

王家珍女士是慶新紗廠惠工課的負責人。她出身于寒微的家庭。曾畢業於蘇州女師。進過上海同濟大學。因爲父親去世，家庭無人支持，她不得不中途輟學就業，背負起母親和弟妹的生活重担。抗戰前，她担任上海某女中訓育主任。上海淪陷，她仍在敵人的鉄路下消極地支撑着教育事業。然而環境一天比一天惡劣，她終於被逼離開了捨不得離開的家鄉，母親和弟妹，把母親交給了稚弱的弟弟，奔向祖國的後方。

二十九年秋，她來到重慶，就在慶新紗廠服務。

「我在上海常常看見那些女工生活的痛苦，受刺激很深。我常常這樣想：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替女工謀福利，改善她們的生活』。她自己這樣說。她的志向早已立定了的。現在機會到來了。

她天天同女工生活在一起，時時刻刻接觸着女工生活的各方面，深刻地體驗到女工生活的痛苦。她看到細紗間的女工，不少是十三、四歲的童工；粗紗間和搖紗間的女工又幾乎大半是結過婚，有孩子的年青母親。一天十三小時工作，手不停，站得腰酸，腿痛。同時，車間飛滿了棉花纖維，空氣是多麼壞。機器的聲音震動，使神經沒一刻寧靜。她親眼看着一個個活潑強壯的女人，慢慢的消瘦，枯萎，沒有精神，病倒了！她說那時每天都有十幾個重病人，和四、五十個輕病人。本來工人請假，沒有工作，就沒有生產，也就得不到工資。勞資雙方都有損失。廠方更要担負伙食和醫藥費。損失更大。工人被生活逼着拖着病弱的身體工作，一直的拖到不能再拖爲止，這樣，不僅是不人道，而工人的體力日益減弱，工作的效能自然也一天

在現存的不合理社會中的人民，一個被異邦統治的國家的國民，一個被壓迫階級——婦女——的一員底一生完全是一個艱苦卓絕的奮鬥過程。由榮譽而來的妒忌者的誹謗與誣害，加上同志比羅、居禮的慘死，給她是無限的難堪與苦痛。雖然如此，她依然未放棄自己的研究工作，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爲傷兵設置大量的X光汽車，並往來於戰場爲傷兵服務。戰後亦毫不休止對科學的服務，而此時她已是一位時近半百的老婦人了。

過度的工作和經常與鐳接近呼吸了鐳所發射出來的東西，使自己身體衰弱並染了不可治療的病症，在這樣的情形下，一九三四年居禮夫人就最後地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這是一位爲人類永遠崇仰的人物，這是進步的人類的模範，更是正爲自己階層求解放的婦女底模範！

註一：居禮夫人於一八六七年誕生於波京瓦沙，歿於一九三四年，生平事蹟之詳細情節，可參閱伊芙，居禮著，王季生譯「居禮夫人傳」一書。

註二：居禮夫人於一九〇二年獲得物理學諾貝爾獎金，一九一一年獲得化學諾貝爾獎金。但無論是男子或女子，還沒有像她那樣連獲兩次獎金的。（完）

比較一天差，生產率也就降低了。

這是個實際的問題，非想辦法不可。

三十年五月一日，她和她的好友韋映芬女士一道以極大的興奮開始實行在中國希有先例的「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讀書八小時」的「三八制」。經驗是沒有的，事務上的啣接不夠靈活，忙亂、煩雜、使得辦事的人感到苦。生產率減低，不僅廠方感到不滿，有些工人因一時的收入減少，也是不願意的。她們對過去的生活也許變成了麻木，把握住光明的前途，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因此就有些女工「跳廠」，為什麼要去改善她們的生活？為了她們的福利。然而她們自己都沒有這個信心，她既要親身照應換班，管理伙食，應付人事，又要用全付精力去鼓勵工人，提起她們的信念。她把急工課的職員分做兩班，每個人仍工作十二小時，而她自己則幾乎很少得到安定的休息。這樣經過了兩個月，比較的有進步。她疲乏得想透口氣，便請假，想休息幾天。當她請假期中，唯一支持工作的韋映芬女士恰好有事不在廠裏。等她們回去時，廠裏又已恢復了舊制。她們又急又氣。可是她却還不灰心。自己檢討了一下工作的經驗，還須要兼周密的計劃。於是她們再和廠長去商量，要求再試辦兩個月。廠長又答應了她們以再接再厲的精神和堅決的信心繼續努力。

這回，她先從後山工廠試驗，範圍要小些。女工人數不夠分三班，她把前山廠裏，病弱女工挑來補充一班。再過了兩個月光景，炎熱的夏天度過了。女工們因為長期得到充分的休息，不過度的疲勞，身體漸漸恢復健康，疾病大減，請假的人就很少了，同時，女工有餘裕的時間，可以進行識字運動，掃除文盲，提高她們的文化水準。於是廠裏到處起了歌唱聲，讀書聲，歡笑聲。車間裏操動着活潑而輕快的手，充滿了快樂的空氣。

她的試驗成功，接着前山也跟着實行了。廠方因為實行「三八制」以後，雖然增加了一筆不小的女工福利開支，但因為機器日夜不停的轉動，提高了生產率，竟能補償損失而有餘。而女工的工作效能增高，每人能多做些紗子，工資自然也就增高，她們也不跳廠了。

她的努力沒有白費，她仍在繼續為千五百餘女工謀福利。她就在後山寬敞的地址，建築了寬敞合適的宿舍和教室，四面鄰是花園。一方面改進原有的急工小學，同時計劃着托兒所和幼稚園。女工們的學習興趣漸漸展開，提高。她要求廠長經常聘請一些有學問的人來到廠裏講演。并提倡電影、戲劇、音樂、運動種種高尚的娛樂。

可惜自從政府管制花紗以後，工廠的營業緊縮，幾至不能維持現狀。於是她們的工廠縮小範圍，把她們辛苦經營的後山工廠歸併前山，而且把後山賣掉了，這樣的打擊，真使她痛心！同時，韋映芬女士到西北去擴展業務，在寶鷄的工廠也實行了「三八制」。這兒留給她一個人撐持，更顯得孤苦了。

「這兩年來我對於女工福利，工作沒有什麼進展，完全是保守狀態，極力設法使能維持現狀。」——她這樣慨嘆的說。在她自己的崗位上不能發展她的力量了，可是她希望能用她的力量去幫助別的工廠改善女工生活。她說：「我希望能夠幫助別的工廠都設「三八制」。只要有人肯做，實實在在是一件有益無損的事」。假定說中國現在至少有三十萬女工，照王女士的經驗，解放三十萬女士的事，是那樣的必要而且可能，我們為什麼不做？

王女士身體健壯，精神飽滿，態度嚴肅，談話爽快，服裝簡樸，像一個結實的北方人。廠裏的女工很敬重她也很愛她。她使得每個人都堅強，都快樂。她的妹妹已經做了[illegible]，然而她還沒有結婚，她獻身給她的理想和事業，犧牲了個人的幸福。

生·活·戰·線

給丈夫的一封公開信

——愛的純潔，性的貞操，是家庭幸福的基本條件——

葉嵐

親愛的琇：

親愛二字我們最少有三年沒有用到它了，今天我忽然把它抹出來，不知你作何感想，認為是肉麻呢，還是覺得有點强暖，我不計較，我只照我心所需要的寫出來。

你當然想不到，感情如此脆弱的我，此次竟會有這樣大的勇氣帶着兩個小孩子離開了你，半個月前我告訴你，我想來蓉工作，你用萬分虔誠的神情滿口說着同意的話，你那種表情是在說：「當我每天晚上還兩點鐘回家時你都會哭出來，你還能去成都！」

是的，離開了你我是禁不住要哭的，為了我對你的愛，但我終於離開了你，為了我的愛不願再被侮辱。你常說：「你再結婚去吧，女子的出路還多，只要她還肯努力，你既然總覺得我不好。」琇，她離開了一個男人並非立刻便跑進第二個男人的懷裏不可，我寶貴我的愛情，尊重我的愛情，再嫁須慎重處理，而工作，只要不是貪污的場合，我到成都可以去的，故此我走了，我可以不再聽你利用我的愛情說着什麼「再嫁」的威脅的話來摧殘我了。

我本來不打算寫這封信的，認為你對我既如此冷淡，我再留戀着你，是自給自的一種侮辱。但那天上車，你為我提着皮包，自生生花園步行至兩路口，眼淚不停地灑遍了你的比我大四倍的手帕，為了這，我又想為你還有一點舊情存在，故此再忍痛寫這封信，你有興趣看下去便看下去，否則撕掉好了。

親愛的琇，在過去的三年中，如有一次機會，和你那天送別的情形一樣，你用不着說同那天一樣多的抱歉與挽留我的話，只要我知道你略有惜別的情緒，我便會撕掉車票而一道和你回去的。為什麼那天被你一貫瞧不起的感情脆弱的我，在你那樣滿淚的情形下絕無起過一秒鐘的再和你一道回去的念頭呢？琇啊，哀莫大於心死，三四年來我的心被你摧殘夠了

一個女工日記抄

小楊

三月廿六日　晴

早上從織紗部的窗口上透過一線紅光，雖然我分辨不出是外面的陽光還是工房裏電燈的反射，但屋子空氣很熱，對面那個身體比我更壞的孝貞穿着單布衫站在機器旁邊還不住的流着汗水，由此我想今天一定是大晴天。

暴熱，午飯時當黑衣隊警把鐵門一拉，就有刺眼的太陽射進來。我們被張婆婆搜了腰，排隊走出去，在陽光裏，在我們經過的道路上，盡是棉花灰，有一位摩登的貴婦太太碰見我們，厭惡的瞟了我們一眼，小心的看看自己沾了棉花的衣襟，不耐煩的擠過去了。

今天的菜像是比平常好些，湯裏浮了一點油，還有一碗肉，有人說這是瘟豬肉。可是許久沒有吃肉，也就顧不了許多，每桌都吃得精光。

四月一日

半夜裏就被隔壁的學習工吵醒了，她們是一批新進廠的，因為起來小便，摸錯了床位，就同床上的主人大吵起來。其實

。

作一件事先要問個『爲什麼』？我們爲什麼要同居呢？爲什麼要過夫婦生活呢？你是個能夠獨立的男子，我是個能夠獨立的女子，經濟方面，我們誰也不必依靠誰，我們的同居，除了愛情之外還有什麼呢？以前我把我整個的愛獻給你，把我整個的能力獻給你，只要能夠安慰你幫助你的，我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這你是不會否認的，我是爲了愛！但你，你的對我，像不像我的對你呢？不，結婚才一年，你的愛便變了顏色，你一直不貞操，你一直讓我在痛苦中過日子。

我們同居的第二年秋，你愛上了熊女士，替她打下了胎兒；第三年的上半年，你愛上了林女士，你到現在還在和她寫着情書；第三年的下半年你追求女同事小楊，被機關革了職；今年，你的情人叫B的又在罵你不忠實的長信被我偷偷地拜讀了。

讓我檢閱一下你的戀愛觀罷，你被熊女士不理睬時，你在日記上寫着一則文章叫『愚蠢的女人』！你在這題目下寫着：『一對男女的結合，爲什麼需要家庭的形式呢？爲什麼非正式結婚不可呢？她是她，我是我，偶然在地球的一個角落碰了頭，發生了愛，發生了性關係，爲什麼使非始終愛到底不可呢？愚蠢的女人！』。林女士很利害，看去並沒和你發生曖昧，你苦悶着，你給你的好友A的信說：『女人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我拿滿腔的熱情對付她，而她始終對我耍手段，她什麼也不肯犧牲，她非我正式和太太離婚不可，這叫愛情麼？女人真是蛇！』最近，你用德文在日記上又寫上一段：『當看到一個可愛的女人時，最好能夠很如理想地獲得她，可是當自己的愛情疲倦了時，又能很如理想地捨棄她。』瑪啊！自然你這些事實與言論不是存心讓我知道的，所以日記你也是用德文寫，但你知道，我在大學唸過半年的德文，你的案頭有德英字典，我可以憑字典讀完你的日記，瑪啊！當我讀到最後這一段時，我像被一塊十噸重的冰塊壓在我的身上。

你對女性的觀念如此，而你要求於女性的又如何呢？你痛罵李××的夫人不該瞞着丈夫與王科長往來，而弄到家庭不和睦；你偏我在辦公室不要和男同事胡扯，那使你幻想到時都會難過；你又常常說，愛情與性的專一，是女子非守不可的道德，

也難怪她們，有些是從鄉下來的，又才離開家，忽然和這麼多人，這麼多床舖排在一塊，怎能不撲鍺呢。

今天是禮拜。我想好好的睡一覺，可是吃完早飯走回寢室正要往下躺，便發見被子黑得像地皮，枕邊的一雙破襪子已經爛掉了底，沒有辦法，只得去補補洗洗，剛弄好，便又上夜工了。

每一禮拜日總是這樣過去的，我進廠三年了，從沒有一整天的休息。

四月五日　陰

前天做夜班在工房裏咳嗽吐了兩口血，我沒去理它，仍然上工。今天咳得更厲害了，成包部的王姐姐說是癆病，我很害怕！放工時到醫務所請醫生看，他叫我脫下衣服，然後用皮管拴的喇叭口在我的胸上聽了一會，便把皮管從耳朵上拿下來，對我說：「你先去吃點藥，如果你要請假的話，我給你打個證明條子好了。」我默默地點頭退出來。

回到寢室，她們都問我啥子病？我沒作聲，躺在床上就睡，但是睡不着，心裏亂得很！

四月八日　雨

聽醫生的話，我請了七天的假休息，

幾千年來的任何人的家庭幸福都賴女性這點美德來維繫。你又說，當一個男人知道自己戴了綠帽子時會連生命都不要的，非立刻打倒情仇不可。

琇呀！你是一個腦筋清楚的青年，你是那樣溫柔旖旎，纏綿，悱惻，可是你的戀愛觀卻是那樣殘酷可怕，你可以讓你熱戀過的對象在你「愛情疲倦」時作可憐的犧牲，而片面的貞操，卻又是這些準備着犧牲的女人非守不可的信條。

你在我痛哭流涕向你要求與某某斷絕關係時，你責備着我：『何必把一個男人估為己有呢？要求一個男人的貞操，等於要求餓貓不吃魚腥，要求羣雞塒中有隔宿的蚯蚓，那是不可能的，那是違反自然的，天下決沒有一個貞操的男人，除非他是白癡。』琇啊；你太把我當小孩子了。

我到此時，我還是要這樣固執地告訴你，你錯了，你一直是錯了。你把一世紀前的頭腦安在你現在的身上，你大錯而特錯了，現在，你的這種戀愛觀，你的這種片面貞操的學說不適宜於創造你的幸福了！

我仍然還是要這樣地說：女人和男人，生在同一個年代，受同樣的教育，大家的感覺是相同的，男人不願意戴綠帽子。女人也不願戴綠帽子的，我們不能叫一個男人或女人的愛情一輩子不變遷，但我們卻認為不論男女，在同一的時間，愛情的對象務必是唯一的一人，才有幸福可言。愛的純潔，性的貞操，是家庭幸福的基本條件。因為吃醋，獨佔，既然是人類不可救藥的天性，男人戴綠帽子可以拔刀而鬥，女人戴綠帽子也是要持頭撞去的，即使是我這樣尫弱的女人。

現在我走了，為了避免此種愛與妒的痛苦而走了。我雖痛苦而不負疚，因為我沒給過你你給過我的痛苦。我不會再回到你那兒去。你如也感到分子的苦痛，家破人離的苦痛，那請你深深地反省，你那種戀愛觀，那種可以叫人去死的戀愛觀是否需要揚棄，當你能用懺悔的眼淚和鐵的事實來沖淡去你那些荒謬自私的行為時，也許你還有真正幸福的前途！否則，別人固然要被犧牲，而你自己也永遠得不到真正的幸福！

我的薪水足夠兩小孩最低的生活費，我能吃苦與愛護孩子，你完全不必顧慮，假如和你說的一樣：天下沒有一個貞操的男人，那我也許不會再去愛男人，那樣的男人在我再也不需要的了。

今天是第三天。我的精神像比平常好多了，沒吐血，咳得也比較輕些，心裏很高興！但是今天母親托表弟帶信來說她病了，幾天都不能替別人洗衣服，平價米昨天吃完了，煤也已經斷了兩天，要我快帶錢回去，這怎麼辦？我決定明天仍舊上工去。後天發工錢，不過這半個月我只做了十天的工，頂多能拿二百元，帶回家去只夠買煤已不夠買米！唉！窮人的日子真難過，父親死了又沒有哥哥，母親靠着我做工養活不知要活到幾時。

四月九日　陰

停了三天的工，晚上走進工房剛換了兩筆紗，覺得很累，我想停下來休息一會。可是班家裏等着我吃飯而且繞紗部的張先生老早注意到我，把眼睛掃射過來，於是我不敢看他，便用力的繞下去。

十點半鐘廠長領着幾位先生來參觀，這時我們正在機器旁邊吃稀飯，有一位指着我們的飯碗說為什麼夜裏要在工房裏吃飯呢？這麼多的棉花灰吃下去對於她們的肺不會有害嗎？廠長回答些什麼我沒聽清，只看見那人勉強點了點頭，似乎表示不大滿意。

—下接第三十一頁—

紅樓人物論之九：

薛寶釵論

太愚

（一）

直到今天，很多的中國人還有「取妻如薛寶釵」之想。誠然的，寶釵是美貌，是端莊，是和平，是多才，是一般男子最感到「受用」的賢妻。如果你是一個富貴大家庭的主人，她可以尊重你的地位，陪伴你的享受；她能把這一家長幼尊卑的各色人等都處得和睦而合體，不苛不縱；把繁雜的家務管理得井井有條，不奢不吝。如果你是一個中產以下的人，她會維持你合理的生活，甚至幫助你過窮苦的家計，減少你的許多煩惱。如果你還有些生命的餘裕，她也會和你吟詩論畫，滿足你風雅的情懷。她使你愛，使你敬，永遠有距離地和她和平相處地渡過這一生。不合禮法的行動，不近人情的說話，或是隨便和人嘔氣的事，在她是絕不會有的。任何尋找人間幸福的普通人，實在沒有不想望着寶釵這樣一個太太的理由。

也許由於過分同情於失敗者吧？另有些人對於這一位標準閨秀竟認爲是虛偽，陰險，奸詐，故意破壞了寶玉和黛玉的婚姻，非理地篡取了「寶二奶奶」的地位。有些紅樓夢的批註者還要硬說是寶釵和寶玉先有了「苟且之事」，把她謊責誣蔑到極點。於是歷史上「擁林」「擁薛」成爲極端的兩派。三借廬筆談曾記載過這樣一段有趣味的故事——

許伯謙孝廉論紅樓夢，尊薛而抑林；「林黛玉尖酸，寶釵端重；直被作者瞞過。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爛漫，相見以天，寶玉豈有第二知己哉？況黛玉以寶釵之奸，鬱未得志，口頭吐露，事或有之……況寶釵在人前必故意裝喬，若幽寂無人，如觀金鎖一段，則真情畢露矣。己卯春，余與伯謙論此書，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而毓仙排解之。於是兩人誓不共話紅樓夢。秋試同舟，伯謙謂余：『君何泥而不化耶？』余曰：『子亦何爲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罷。

像這樣的官司真是永遠打不清的。如果林薛二人不是都具備着在人心上相當的重量而各有千秋，紅樓夢這部大悲劇就不能成立了。注重現實生活的人們，你去喜歡薛寶釵吧！傾向性靈主義的人們，你去愛慕着林黛玉吧！人類中間永遠存在着把握現實功利與追求藝術境界的兩派，一個人也常可能陷在實際福利與意境憧憬的矛盾中；林薛兩種典型，正是紅樓夢作者根據這種客觀的事實所創造出來的對立形象。

然而僅止於這樣的說明是不夠的。我們還須要更進一步去理解作者的心理。中國的浪漫主義作家不是純粹的歌德普式金，中國的寫實主義者也不是純粹的莫泊桑，柴霍夫或易卜生。從前中國的浪漫主義或寫實主義的作家對於自己時代中的所謂的「正派人物」，很少採取大膽的詛咒或坦白的暴露態度；他們的寫作常陷在一種很艱難的處境中。西廂記對於老夫人的不滿，三國演義對於劉備側面的描繪，水滸對於宋江心理的分析，都是同樣一方面表露微詞，一方面承認他們的地位與優點。

因爲那本不是自己所喜悅的角色，但實際上又斷乎無從取敵視的態度。只有這使著自己更客觀，更深入，以極其精細的技巧揭發出那些自居正統的人物的內蘊，並且指示出他們的命運。紅樓夢中有兩個這種風格的角色，一個是賈政，一個就是薛寶釵。作者對於這兩個人是以十分鄭重的心情加以處理，在他和她身上，不能有一點任性與忽略。

紅樓夢作者曾借湘雲與黛玉聯詩的機會，說出「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的話，他不滿意於當時一般點綴昇平的文藝。對於自己的寫作，在主觀方面提出超越時代的寶玉黛玉的思想與風格；在客觀方面，他隨時指示出那時代主流力量之衰朽的現象，而絕不爲滿清鼎盛的康乾統治而說教。寶玉黛玉這反時代的底力，自然是悲劇的主人翁；但另一方面，有些代表正統力量製造別人悲劇的人物，自己所立足的隊伍，也在動搖，破裂，而同歸於盡。玩大的王熙鳳變態衰，無能而固執的賈政到老毫無出路，搶上崗位的薛寶釵也被犧牲：這樣才表現出概括時代的全面悲劇。

作者對於薛寶釵也可以說是作爲林黛玉的對照典型而提出的。在人的形象上，僅者使薛寶釵幾乎賦有壓倒黛玉的力量：她的容貌，品德，才智，不但處處可以與黛玉爲敵，而且她取得被環境所推崇喜悅的地位，成爲中國封建時代最美滿的女性。惟其如此，才能反映出寶玉黛玉的反時代性之頑強，使人理解到在正統風格以外，還有更優越的靈魂存在。話雖如此，寶釵這人物的提出，畢竟負着眞獨立存在的意義。作者對傳統的賢妻良母主義之爲當時女性生活的領導規範，不能不加以尊重；譬如自甘淡泊而孀居教子的李紈，作者顯然予以人格「完」整的嘉許。如果作者對於寶釵是根本鄙視的態度，她便失去了分裂寶玉的感情的資格。這裏所謂寶玉感情的分裂，倒不一定是寶釵能從戀愛技術上去爭取寶玉，而是寶釵那種完好的風格足以使寶玉彷徨留戀，不能專注於黛玉。更確實地說，就是寶釵和黛玉兩種典型代表着兩種時代——正統主義與浪漫主義；而寶玉是被第一種時代力量所羈絆，被第二種時代精神所吸引。這樣才使得他既不能全任性靈而飛躍，又不能安於現實而屈服，因此形成戀愛生活上時代差別的矛盾。這是作者對於戀愛問題和時代關連的正確理解，絕不同於許多傳奇小說的庸俗作風，僅把兩個女子的美貌程度相等以作成戀愛糾紛的關鍵。

薛寶釵這一型確是作爲一種時代的代表人物而提出的。

（二）

寶玉和賈政是兩個時代的對立，他們的矛盾表現在父子倫理關係上。黛玉和寶釵也是兩種時代精神的對立，她們的矛盾表現在戀愛衝突上。寶玉和父親賈政的年齡，教養，社會地位，距離很遠，因此性格行爲，都格格不入，很明顯。從表面上看，寶釵和黛玉一切都似乎差不多，然而實際上兩個人的家世以及她們在賈府的關係是很不相同的。

『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這與賈史王三姓齊名的「金陵一霸」的薛家原是『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的「皇商」；換言之，就是當時一個運用國庫而營商的大官僚資本家。因此他們比起賈府，尤其是比林黛玉那種中等官僚的家庭，商業氣氛來得重。這是寶釵家世的第一種特質。第二，薛府上雖有百萬之富，寶釵卻是幼年喪父，哥哥薛蟠是一個酒色荒唐的「獃霸王」；他們在政治的社會中的地位卻是趨於沒落了的，不能和王

賈兩家相比。好在「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因此薛蟠在金陵爲了搶買侍妾，打死人命，地方官無可如何。可是他們母子兄妹也就只可進京去和賈府同住，圖個照應。第三，寶釵的母親是王夫人的親姊妹，王熙鳳的親姑母，而薛家雖住在榮府，却並非經濟上依賴別人；進退分合，是留有餘裕的。因此他們在賈府占有優越的地位，與黛玉孤女無依寄人籬下的情形完全不同。

黛玉和寶釵雖然都同樣是自幼受了高級的閨秀教養，作者却暗示出這兩位姿才子的教育目的之區別。黛玉是因爲她父親「膝下無兒」，而她又聰明絕頂，因此姑且當她個男孩子來教養。而寶釵呢，不但是美貌聰明，又因爲皇帝「徵採才能……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人」「贊善」之職。因此，黛玉的博覽詩書，只爲了滿足文藝興趣，發揮性靈；於是心醉於西廂記牡丹亭這種浪漫傳奇。而「學以致用」的寶釵對於未知就有個一定的規範；她不但認爲那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甚至於說「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一個候選入宮的少女，她的行爲當然要適合於宮選的標準；而商業家世也就無形中賦予了寶釵以計較利害的性格。善於把握現實利益的人必須具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的；她永遠以平靜的態度精細的方法處理着一切。她是紅樓夢所有人物中第一個生活技術家。元妃省親時來要姊妹們做詩，她看見黛玉寫了「綠玉春猶捲」的句子，便指點他元妃不喜歡「紅香綠玉」的字樣，教他把「綠玉」改爲「綠蠟」。賈母喜歡熱鬧，看戲的時候寶釵就專點西遊記這一類的鬧戲。湘雲要請客而又沒有錢，她便替她設計，並從自己店裏要了些螃蟹給她做東。金釧挨了打投井而死，王夫人心裏懊惱，寶釵却解釋說「據我看來，她並不是賭氣投井……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脚掉下去的。……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正爲了臨時要賞一套妝裹衣服給金釧而爲難，寶釵便立刻答應自己有兩套新做的衣服可以拿來用，而自己是從不忌諱的。和王熙鳳相處是最難的；在王熙鳳眼中的寶釵却是「拿定主意：不干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不討人嫌的脚色。王熙鳳病了，探春代管家務，王夫人派寶釵參加，這當然是個難題，可是她能以消極應付的本領和積極協助的態度，做出使一家都滿意的事來。探春決定了把大觀園中的花米生產交給幾個老婆子掌管，寶釵就接着提出一種調濟性的主張：凡經營生產收入，除供應頭油香粉外，其盈餘不必再行交到賬房，作爲經營人的貼補，而且應當也分些給其它的婆子媳婦們；這樣，公家雖然省了錢，却不顯得太嗇刻；其它未經手的人們得到利益，也使不致抱怨或暗中破壞別人。於是各方面都歡喜感服，作者說她這一措置是「小惠全大體」。寶釵對人事的警覺性是最高的；她從不做一件妨礙人的事，從不說一句刺激人的話。有一次偶然高興撲兩個蝴蝶——這樣孩子氣的行動在寶釵真是絕對少有的；却不想恰好聽到滴翠亭內小紅和另外一個小丫頭密商與賈芸換手帕的勾當。她知道一時躲閃不及，便立刻假裝做林黛玉藏在那裏而她來尋找，以免小紅發覺到自己的秘密被別人窺察。果然小紅反擔心到林姑娘偷聽了去，而對寶姑娘却坦然不疑。大觀園人事複雜，情弊日多，危機四伏，寶釵看得清清楚楚，但她却從不指摘什麼。到了繡春囊事件發生而舉行檢查，雖說特別不查她的蘅蕪院，然而她斷定這是搬出去的機會了；於是假託母親身體不好無人照看，毫無痕跡地搬回自己家裏去住，從此再不回來。

這種種處世的技術，絕不是黛玉湘雲等入所能領會。寶釵年紀雖然只比黛玉大一兩歲，而對人行事已完全是一個諳通世故的成人態度了。

我的姊姊

問鵑

為了顧到姊姊的安全，我不能不用×××來代替她的姓名。就連她所辦的學校和地點的名稱也不能不保守秘密。反正我們所願意知道的是事實而不是她們的名字。他們的名字是要等到抗戰勝利以後纔能宣佈的。筆者在遙遠的浙江西部我的故鄉×××地方有一位女性，正在那裏為國家、為民族奮鬥。沒有錢，沒有一切物質上的準備，僅僅靠着她的血與汗，一點一滴地結成了這個×××的××學校。六年以來，她用她的一顆誠懇的心，和勤謹的工作態度，博得了當地人民的信任。她就把握着這支信任的環，把政府的意志無休止地傳達給他們和她們，使×××一帶的人們，能夠和中央保持聯系。去年浙西日報上，曾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等處，淪陷迄今，已逾五載。本黨主義及教育政策，得以延續不墜者，胥賴吾黨志士奮鬥不懈……×××以一女子，而能在敵後從事教育事業，久而不息，殊屬難能可貴……』

這個女子是誰？就是我的姊姊！我的姊姊所以甘願含辛茹苦而做着那樣艱難的事業的緣故，一半固然由於她的愛國的天性，一半也是由於她的性情與志趣。而尤其重要的，則是她半生所經受的長期苦難的磨鍊，把她的意志磨鍊得像巖石一樣的堅牢，任你風吹雨打，她也能處之泰然，不改她的常態。

姊姊今年五十多歲了。她的大半生的經歷，可以說是一長串辛酸的連續。

她生長在所謂『詩書仕宦』的門第中間，受着舊禮教的洗禮。父親科舉出身。等到做了官，卻把一些薄田都賠墊掉了。家道中落，變成『寒士』。這個寒士家中的女孩子的生活，是被壓在兩個極端上的：一是要她們極端遵守禮教的訓條，做盡了『生女如鼠』的『鼠』一般的可憐形相。另一方面，又要她們極端節約，除開最低度的溫飽外：不許有其他的享受。精神的桎梏，物質的苛刻，就是她幼年生活的全部。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致命的打擊。原來××城內，住着一家『書香』人家，和我們家很為相得。兩家的父親，商議結個兒女親家。恰巧我姊姊的年齡，與他家第八個兒子的年齡相仿。父親便在口頭上答應了許婚的話。並沒有下什麼定禮。後來他家的父親一死，家業便衰敗了。他家的母親，卻托人來重申前議，還說什麼：『×老先生是讀書君子，決不會因貧富改易初心。』等等的話。我父親把儒家哲學中的『義』和『禮』兩字，堆成一座金字塔，刻上了『允婚』兩字，而把姊姊的終生幸福輕輕埋葬在內了。那時候姊姊還只有八歲。

時代的大風雨，吹滅了『科舉』的殘

燈，由『變法維新』的階段，衝進了革命的大時代。革命的呼聲，與女子解放的呼聲一時并起。上海蘇州等處，陸續成立女學校。我鄉的名門閨秀也有負笈出外求學的。可是一般人少見多怪，不免議論紛紛，尤其是對於我姊姊也要進學校這件事，更增加了他們的注意。他們以爲一個女子到了二十歲還不出嫁，實在是一種不幸；現在再去讀書受苦，豈不是苦上加苦了嗎？也有知道姊姊未婚夫家的情況不好，而贊成她去學點本事的。但後者總屬少數。母親雖是舊禮教的信徒，但對女兒讀書這件事，卻並不反對。姊姊小時，已經由母親自己教他讀完了四書和詩經。所以姊姊的筆下，是早已通順的了。姊姊雖自己知道可以去投考學校，但是兩手空空，又不願因此增加母親的煩悶。於是一方面準備應考的功課，一方面暗中去籌劃學費的來源。終於使已經出嫁的第二個姊姊，對她發生了很大的同情，幫助她到蘇州去求學。

姊姊在第二年的秋天——她二十一歲的時候，進了蘇州的蘇蘇女校了。這個學校，是同盟會會員馮竟任先生毀家創辦的。目的在造就革命的女性。校中規模頗大。有舊制中學，和完全師範等部。姊姊考進定了師範的部門。她說：『她喜歡教書，喜歡和兒童們在一起。』姊姊自己的觀察是很對的。她的天性溫和，那一種細心和耐煩的情形，真是世上少有。我從小就是爲姊姊一手帶大的，我的頑劣和多病，母親幾乎把我拋到了街上。幸而仁慈的姊姊，總是體貼地照顧我，憐愛我。原來她不但憐愛我，而且還憐愛所有的弱小者。她願意用她的無比的同情，去教育他們，扶助他們。

她的性情溫和如春天的太陽，使人樂於接近。但在溫柔婉軟的中間，卻有一股堅韌的力。憑著這股力去研究學問，她的學問進步得很快。憑著她的性情去處理人事，師友們也都稱贊她，說她是品學兼優的女子。四年以後，她以第一名完畢師範的學業。假設姊姊的一生也有黃金時代的話，這短短的四年，就是她的黃金時代了吧？

畢業後，回到故鄉當××女學的教員。婚姻問題卻逼著來了。對方的哥哥所提出的唯一的理由是：『兄弟年紀大了。不能不給他完婚。打算在極經濟的條件下，了結這件終身大事。』那時我已粗知人事，性情一向暴烈非常，就把來說話的媒人罵了一頓，而且還逼著姊姊要她退婚。接著又去吵鬧母親。說是：『誰要娶姊姊，我就和他拚命。』母親道：『你有本事去對父親說。』可是父親還在安徽，我不致也不能夠去找尋父親，於是回頭又奔向姊姊。姊姊正在滿眼淚。她用手摸著我的頭，幽幽地說：『小弟！你不要吵鬧，惹母親罵。』她停了一會，把聲音放得更低了：『你知道，那個人是無父無母的不幸的人，倘使我們真的和他退了婚，不是使這個已經不幸的人更增加一層不幸了嗎？我們不肯和弱者宣戰，你應該知道。』

九歲的我，雖已略知哼哼唐詩，但是什麼叫『宣戰』，又什麼叫『不幸』等等的一大串，我卻不很明白，我也沒有那麼大的耐性去聽姊姊那些大道理，只是在我這幼小的眼睛裏看出了姊姊臉上的沉毅的表情，就像她平常立定了某一個不可動搖的主意的時候一樣。我就知道這事情已經無望了。

姊姊廿八歲的九月某一日，終於和她的未婚夫行了婚禮了。姊夫身體孱弱，面容蒼白，連自謀生活的能力都沒有。在他父母死後，全靠他的哥哥們養他。現在結了婚便把他生活的重担放在妻子的肩膀上

了。

姊姊由故鄉轉到江蘇太倉的毓婁女校教書。自己節衣縮食，來維持這個「家」。十年的時間，在太倉博得了不少的聲譽；在姊夫這一族引起了不少的贊嘆；在我的心頭，却生出了不少的疑慮：我常常想，一個人活著，就爲的是別人得到幸福，使自己得到苦痛嗎？凡是一個人的行爲，總應該有所根據。像姊姊這樣做法，究竟根據在那裏呢？我那時正在一個教會學校讀書，我便翻開新舊約一看，噢！根據在這裏了。兩個斗大的黑點，躍進了我的眼簾，她的名字叫做「殉道！」啊！一個殉道者，背負着十字架的殉道者，但姊姊却並不曾讀過聖經啊。

姊姊是三十六歲生第一個男孩子的。過了兩年又生第二個兒子。不能再到太倉去教書，只好在故鄉做事。因爲故鄉的士紳都相信她，就公請她担任××女學校的校長。

姊夫也有時出去就事，不過他的收入至多只能維持他個人的生活。他的社會地位與力量，對於姊姊，絲毫不能有所幫助。因此姊姊在教育界上的地位是孤單的。社會上對於一個孤軍奮鬥的女性，總喜歡扔幾塊小石頭的。姊姊的遭遇，自然也不能例外，打擊和傾軋，時時使他陷入苦惱的深淵。幸而公平的輿論還能夠扶助她。就這樣在佈滿荆棘的藏叢婦女的道路上，姊姊以穩重的脚步忍耐地、謹慎地、跨過了漫長的歲月，直到抗戰的前夜。

故鄉於二十六年冬天，就被敵騎侵入了，而且變起倉卒，一點準備也來不及。姊姊家僅僅走出了幾個人。所有半生辛苦心血所積成的一些衣物和生活必需品，都被敵人放火燒了。姊姊在流離顚沛的逃難生活中，却毅然叫她的一個兒子隨政府西上。叫另一個兒子去從軍殺敵。她吞下了母子分離的痛苦。默默地挑起了物質精神雙重痛苦的重担。在一處劫餘的廢墟上，牽蘿補屋，又建立起她的教育事業的基礎來。她拒絕用敵偽所出版的課本。但教科書又買不到，好容易從舊書堆上買到了幾種教育部審定的商務讀本，便如獲至寶地拿回家，和姊夫兩人分頭抄寫。她們一行行，一張張地抄着抄着。後來，學生漸漸發達，姊夫便專做抄書的工作，因爲他的字是寫得很好的。……這樣，直到兩年以後，與政府取得聯絡的時候，方才有了印刷的書籍。

現在××地方的市民，已把姊姊看成一種信仰的對象。有什麼事，就來取決於她。她的話，他們都相信。她說：「善良的同胞們啊！政府是決不忘記你們的。看！這不是憑據嗎？」於是她就告訴他們：這樣，那樣……；這些話都是遇縣指示，不用公文的形式而用她的口、她的手去達成這個任務的。

我還是二十四年的春天和她分別，已有八年不曾見過她的面了。故鄉來人，告訴我姊姊的近狀；說是姊姊的面貌並不顯老，也還是那付一種柔和中帶著堅韌的神氣；可是她的頭髮却已經全白了。經過了長期苦難生活的人，早衰是必然的，可是我總覺得姊姊所遭受的，不是一種尋常的苦難，而是一種夾磨式的刑罰。新和舊這兩個時代就像兩片磨石似的，把她壓在當中磋磨着，碾磨着……可是她却並不曾被磨成粉末，反而磨鍊得更堅強起來，在一般女子已經到了應該享福退老的年齡，她却公然走到前線上，做起文化的戰士來。

這種「久而彌堅」的精神，實在使我嘆服。我以爲像我姊姊那樣的女子，在敵後方一定還有不少。我們應該多多知道她們的情形，和她們想法子發生聯絡。或者對於我們的整個婦女工作，也有一些幫助的吧？

夜班

Diana Robertson
高堂述譯

經過一個整天的激烈的工作以後，在漆黑的夜裏，我回家了，下了車，不打算等着和別人同行，我就蹣跚的走進一條衚衕的黑影裏，但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早已有人在那裏了——一位大約十七歲左右的女孩子，我有些帶着頑皮的聲調說：「那不是太糟糕了麽！街上的車子已經斷路了；尤其在你困倦已極渴望到家去睡覺的時候！」

那女孩子笑了一笑，說：「呼，事實上，我並不是要睡覺去的，我是預備到工廠去工作的。」

她告訴我她是在距那裏約有二哩之遙的一個工廠作夜班的。我走到家裏以後，她的思想依然在我的腦海中不斷的徘徊着，在戰前那個時候，她也許是到跳舞廳或是赴什麽宴會去的，但是現在，但卻在漆黑的夜裏去作工，尤其難得的，是她還帶着與上跳舞廳與宴會的同樣的愉快心情。

這種情形，我老是不大懂，所以我常常想着多得些關於這事的消息。於是我打定了主意，過了幾天以後，在一天的夜班的時候我去參觀一個飛機工廠。

那是非常奇異的，我們用朦朧的微光，乘車越過漆黑的街上，穿過哨兵與消防員們的踪影，經過工廠的大門，進入黑的院子裏面，步行走過一道門以後，於是，不可思議的，在門與一片廣場的分界處，充滿溢漾着一片熾烈的白光，那場子是非常的寬闊，我幾乎看不到場的那一端的盡處。

一排排的工人們，都穿着套袴，對在清澈的亮光下發出閃閃的光輝的機器目不轉睛的工作着，最奇異的，最激勵的，許多的機器發出營營的、鏗鏘的聲音，組成不可思議的交響樂。

這是一個修理，檢查與重裝作戰回來轟炸機的工廠，我看見許許多多用過的引擎，排列的非常整齊，準備着被裝到正在開動的機器的各部分上去，以經過一個長期的，謹慎的檢查，如卸除外殼、擦油泥、與各部分小毛病的檢查：如重新裝置，組合成形，再行油漆等，經過這麽手續以後，所出的機器差不多和新造的一樣，以備再回到前綫去殺敵。

在這些待修的機件中，有的就是由毀壞的飛機上折下來的扭轉不平的金屬片，有的不經任何意外的飛機的引擎，經過一個時期以後，也要回來全盤檢查一下，有時一架飛機離地以後，大約經過十幾小時的飛行以後就碎裂了，這就得回廠經過一個很長的手續重新全盤修理過。

使我驚奇的，那裏有很多的女人們在作夜班工作，其中有幾個年紀還很輕，雖然那是很吃苦很污穢的工作，如卸卸引擎的外殼，絞起重機轆轤等。

我看見十九歲的女孩子們，穿着塗有棕色油漆的工作衣在那裏努力的工作着，她們的胳臂，由手指到肘部全塗抹黑黑的油跡，有幾滴油點卻抹在她們白嫩的、天真的臉上，但是她們還是非常的興奮與熱心，這種情形，使你很羨慕地很提心地在旁邊妒望着她們。

領著我參觀的夜班監督對那些女孩子們非常重視，他在那裏服務已有多年了。他告訴我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們對這種工作的情形，她們依着鄧肯女士的請求，拋掉她們自己幼稚的孩氣，用全副的精神來學習奇異的技術工作——男人的工作，把她們自己武裝起來。

他說：「你知道，這種機械的工作本來是應當男孩子來作的，而對於她們女孩子是不大自然的，但是她們真的將這件事情很勇敢的担任起來，那真是不可思議的，我佩服她們，我向她們致敬。」

夜班在晚上七點半鐘開始，到九點的時候有十分鐘的休息，以備飲茶之需。半夜後，有一個鐘頭的時間用夜餐，在早晨四點半，還有十分鐘的喝茶時間。

夜班監督告訴我，茶是開戰以來他喜歡縮女性的新改革，但是我注意到男人似乎也浸染了洋洋自得的享受一杯蒸氣騰騰的熱茶的習慣了。

在我與錦茵Jean同坐的一條凳子上，也有一杯。錦茵有紅色的頭髮和點點的雀斑，具有恬靜優雅的聲調，在戰前，她常常訓練她父親的一匹大馬，現在她正在磨活塞掛，那是訓練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孩子有技巧負責任的工作。

錦茵告訴我，她很喜歡作夜班，她喜歡在早晨吸新鮮空氣裏回家，她說，她在夏天的時候要堅持的作夜班，因為早晨回到家裏在花園裏的陽光下睡覺是那麼甜蜜，那麼微妙。

我問那麼女孩子們在沒有到那工廠以前是作甚麼事情的，當我聽到那些不同的回答的時候，那真使人驚恐奪魄，她們有的是商店的女職員，飯館裏的女招待，歌舞隊中的女歌舞員和家庭裏的主婦，在她們裏面有個驚人的數目根本就沒有作過一點工作——當然，大半我所提到的女孩子們，從沒有離家這麼遠而到這裏作現在她們所作的工作。

比較勤奮的女孩子們，如大學的女學生，女速記員等，善於作檢查的工作，因爲卸卸外殼的引擎須經過很詳細很謹慎的檢查以尋找毛病。

敏捷能幹的女孩子們，不久即學會了管理複雜的儀器，如克萊斯岱(Christine)，克萊斯登是一位白面金髮碧眼的美少女，非常的嬌媚與優雅，她正管理一架複雜的旋累鉄的機器，我注視着她那纖細的手指在機器上來去的飛舞着。她用那溫柔的

書評介

「丹孃」

國珍

永遠不滅呀！丹孃的榮光，
到處有我們英勇的女郎，
獻生命，爲祖國，像丹孃一樣，
帶着一顆光榮的心，永遠芬芳！

（錄丹孃曲）

「丹孃……」這名字是多麼的美麗和壯烈呀！

我們唇邊振動着這個漂亮的名字，彷彿她隱現着在前面：和我們討論甚麼似的，或她在介紹她自己底生平英勇爲國犧牲的事蹟。

「丹孃」的真名字是「若亞」，是一位十八歲的少女，是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女游擊隊員。在莫斯科最危急的日子，她爲了祖國，獻出生命，不顧一切困難和艱苦，通過戰地到敵人後方去奮勇打擊法西斯蒂的德國軍隊。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間，在彼得利仙夫地方，她竟被敵人俘虜，而死在法西斯蒂的絞架上面，始終堅決不肯說出自己的同志與游擊隊的所在，這種壯烈犧牲的精神，十足配得上蘇聯政府所追贈她的蘇聯英雄稱號的。

傅學文先生在「丹孃」的譯本裏，特

嗓嚨的聲調告訴我，在以往，她是一個有名歌劇團的小提琴家。

這工廠晝夜不停的工作着，七日一週，每日僅分日夜兩班，所以工人作工的時間很長。

日班上午七時半開始，下午七時半止，當你回到家裏，梳洗用飯以後，差不多整個的黃昏就這樣用掉了，沒有其他的時間容許你作別的事。

夜班晨七點半散工，回到家裏吃飯睡覺，可以由上午一直睡到下午三四點鐘，起身梳洗用飯後，花兩三個鐘頭的白天的功夫來料理你的家事，到商店裏去買東西，或作着別的消遣。

有一兩個年幼的女孩子告訴我，她們的休息時間不充足，她們散工後，到家就睡覺，到醒來的時候，已是上班的時候了，有幾個上年紀的婦人們說，她們喜歡夜班，因為她們早晨下班後，恰來得及打發她們的小孩子們上學校去，於是她們就可以安安靜靜的睡一整天。起身後，再為小孩子們預備預備，打發她們睡覺以後，就再上班去。

有幾個女孩子喜歡作一個月的日班一個月的夜班，有幾個也喜歡老作夜班，例如美茜（Masic）。

我發覺美茜是在一機器間裏，在以往，她是一位十足的小姐，現在她卻穿了一件滿身油灰夏布工作衣，在那裏站得筆直，頭頂上戴着一片瓜皮小帽，在起重轆轤旁邊，正管制着一個很大的旋轉怪物。美茜告訴我，她最喜歡夜班，甚致在雷雨交作的夏天，她也甘願。她說，那比無聊的睜着眼躺在牀上聽空襲警報好得多。

我們別離了那機器間走到比較安靜的檢查部，那裏有一排滿穿白套袴的工人，大部份為婦女，在長凳子上彎着腰，聚精會神的檢查各種引擎的馬力。

我發覺一個削細美髮的女孩子，工作特別的迅速與會神，我和夜班監督說：「她看着似乎太年輕了，簡直不能勝任這種夜工。」

他說她才十八歲，前幾天她曾請求他她可否先試着作夜班，並且他告訴我她要作夜班的理由。

在前聖誕節她就嫁給一位轟炸駕駛員，但在幾個星期以前，她的丈夫被敵人殺害了，所以現下她在夜裏就不能安睡，自

別編入與丹娘並美的「麗沙」，決不是偶然的，這是說蘇聯不止是產生「丹娘」一個。正如傅先生的自序說：凡是愛好自由獨立的偉大的民族，都必然會有丹娘這樣的愛國者。那麽這樣的愛國者，就決不是偶然產生的了。我們知道：蘇聯建國以來，蘇聯婦女無論在經濟、政治、法律、婚姻、社會上，都獲得完全合理的地位，從前帝俄時代對婦女的虐待和束縛，現在都得到完全合理的解放，因此，一切都已和男子同樣的發展。蘇聯的婦女已養成高度的政治覺悟性和創造性了。在二十幾年來的和平建設中，她們的貢獻很偉大，以蘇聯婦女的愛國精神與犧牲勇氣而論，我想，全蘇聯的婦女都可以成為丹娘吧！

我很相信，我們中國婦女在抗戰七年來必然也產生了不少的丹娘，因此我在介紹這本書給姊妹們的時候，更有下列幾點希望：

一、中國的丹娘必然有不少，而中國的天才作家亦不少，但是中國的「李陀夫先生」很稀見，我希望今後每一位文藝作家都應該有蘇聯李陀夫先生似的責任，發揚我國婦女光榮抗戰的事蹟。

二、澈底擴大丹娘的教育性，用各種

從把她調作夜班以來，她才比較好得多了，但因為她在白天睡覺，不成習慣，她還是對他戀戀不捨她不能安靜的入睡。

我恍惚在甚麼地方看見過這麼一句話：「戰爭尋覓青年們當作他的犧牲品。」

但是在這次大戰中，青年們能夠反攻——青年們正在反攻！

——完——

譯自 *The Glofe Digess* Vol. I No7

卅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脫稿

婦女界大小事

(一)上月中國茶葉公司裁員，總公司及其雅廣運輸二部份共裁一百五十九人，女職員佔五十八人，按比例論，男職員裁去原有三分之一，女職員裁三分之二。

(二)青年女地質學家馬以思奉派赴黔西考察地質，在四月二十四日由普安去晴隆費廠路上遇到土匪，和許陳兩氏同時被害，中央地質調查所定六月十一日在北碚開會舉行追悼。

(三)北碚四月十七日有個婦人抱了一個兩歲多的孩子，在北碚求售，據她自己說是因為丈夫生了病不能挑煤炭，生活無着，與其看孩子餓死，不如賣了好分身去做活路。

(四)隨着生活高漲，北碚的棄嬰一天多似一天，四月三十日美豐銀行門口就放一個，當父母的總希望銀行老爺做做好事。有人說：棄嬰的不會打主意，要是丟在兒童福利實驗區門口，對孩子該是多麼「幸福」呵！

(五)涪陵王保長收了一個兒媳婦，新郎才十四歲，新娘是二十五歲了，有人讚賞說：「真虧了保長會打算盤，接一個大媳婦來做活，他們明年的收入，一定很不錯哩！」

(六)豫豐紗廠自五月一日「勞動節」起實行「三八制」，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餘則讀書休息。這是我國現代工業中實行「三八制」之第二家。

方法和方式，向姊妹們介紹丹娘的愛國精神和犧牲勇氣，提高婦女的抗戰情緒，加強婦女的政治警惕性。

三、姊妹們看這本書的時候，決不要完全作為故事的立場來看，而要具有虛心的學習精神，作為抗戰行動的警惕，作為自己必須學習的模範者。

四、我們決不能看了就了事，而應該實際的參加抗戰工作，像丹娘一樣，獻生命，為祖國，上前線工作或在後方努力生產或協助前方作戰隊都，都是具同一意義的。

丹娘是我們的同盟姊妹，她是打擊法西斯蒂的堅決有力者，是機警勇敢的女游擊隊員，是一位「有血有肉既美麗又強健的英雄」，她的墓頭上，永遠發射出明亮的光輝，指向法西斯蒂崩潰的時候到來了，我們該要更加團結加倍的努力吧！

最後，寫出「丹娘」幾句永遠生存活着的話，藉以自勉。

「我將成英雄回來，或將成英雄死去，您，媽媽，你不要憂鬱。」（若霞臨別母親的話）

「允許我死在那邊吧！但是我要殲滅十個德國人。」（丹娘囑國志語）

「同志們！為了自己民族而死，是最幸運的……」（丹娘臨刑的壯語）

卅三、三、三、脫稿

法律顧問

未婚夫另有所戀，如何解除婚約？

編輯先生：

閱讀貴刊所闢法律顧問欄，為一般缺乏法律常識的姊妹們解答問題，非常感佩！茲將我在婚姻上發生的一個問題，想在法律上求得解決，請轉陳史良先生，盼在貴刊賜予指示。

四年前我認識了一個在學的窮大學生，我同他有了愛情便不顧家庭的反對，經過了許多困難，才得到父母同意，同他宣佈了婚約，後來他畢了業出來社會，我們都就以各人的經濟力不夠應付這極度高漲的生活，不敢結婚，但事實上我們已實行同居而不宣佈結婚。

我們在重慶共處了三個月，他被調到西安工作，我們四年來的情愛，在他的人格上講我是絕對相信他的，真的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去就發生意外的轉變，剛去的一兩個月書信往還甚密，後信漸少，他告訴我升了官，以忙於工作藉口，同時我在他的朋友處聽到他同上司的女兒有了愛情事，而且生活過得很好，我禁不住這憤之情，於是拋開了工作，跑到西安去看個究竟。

到了那裏，他對我的態度同內心與前判若兩人，前後想來使我痛不欲生，幾次我想殺他終沒有勇氣！我在那裏因為人地兩疏無法打聽他的行為，自己又礙於人面不好到他工作的機關去揭破了陰，有次我問到他對我們婚約如何處置，他總以事業為重託詞，事實上他是居心騙我，我精神上的痛苦真是莫可言喻！看了準備的旅費已不多，而我的身體快要病倒不能支持了，忽然我又怕死在外面冤沉莫伸，於是自慰自勉又帶着創傷的心回到自己的家裏。

現在又是半年的時間了，我去信他不理，這是我當日自願的婚姻，故我又怕家庭識破將更加重我精神上的痛苦，況我為了求得解脫，一方面我準備離開家庭，一面我決心向他提出解約，他對我恩斷義絕，我對他情義盡到，這在我的良心上是問得過的。

他居心負我是毫無疑義，他之所以不明向我提出解約是恐惹起我家庭關對他的交涉，或者為法律所不允許。他是一個無有家庭的流浪漢，以這種消極的離棄一去了之，但我不甘有如此凌辱，以為當日有手續現在還是應該依法解決。問題所在就是我想瞞過家庭私人同他解決，但這個手續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辦？寫好解約書雙方簽字並出名登報是否有效，當日訂婚時的介紹人，證婚人要不要通知他們？假使我向他提出解約他仍不理我可否單方面商請介紹人證婚人會同聲請律師登報解約？再假如我不向他提出解約，或不願解約，我以其欺騙的事實起訴，在法律上他應受到如何的處分？

像我這種情形究以那種辦法解決較妥？以上諸問題敬請史良律師解答批露貴刊，非常感激！此請

撰安

譚惠之敬上 四・一五。

惠之女士：

來函係婚約問題，按現行民法規定，婚約不得請求強迫履行，故對方如無意履行婚約，不能向法院訴請強迫履行。設欲解除婚約，如對方同意，即可成立。否則祇有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所列各款中之任何一項，解除婚約。你事如可證明未婚夫有與另一女子訂婚結婚或通姦等情事者，即可聲明解除婚約。解約有意思表示即繫，不必訴請法院判決。如事實上不能向他方為解除之意思表示時，無須為意思表示，自得為解除時起，不受婚約之拘束。至解除婚約之手續，法律上並無一定方式，以函通知對方，或登報聲明，均無不可。如能請原介紹人作證，自更妥善。

史良答復 四月二十五日



升學與就業

××女士

你的信是我們收到若干相同的信當中的一個。在這兒我們覺得有公開答覆的必要。

從你的來信中，我們知道你是一個初中將畢業的女孩子，由於家庭經濟不充裕，由於你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你是一個女孩子，讀書遭到繼母的嫉妬，甚至你父親也早已對你宣佈過，初中畢業後，絕不肯再送你升學，要你回到家庭來練習家事，將來做一個好的管家婆。

因此正當你求知慾最高的時候，卻不得不打算從學校生活裏退出來，這使你感到前途生活的暗淡，痛苦不堪。

現在僅就你提出的兩點困難，提供一點意見：

第一你說你想升學，但對家庭顯然是種反抗，你的父親將會斷絕你的經濟援助。那麼我們對你的建議是儘可能自己要求你父母，博得他們對你求學的同情，如自己的力量不夠，可請求你的叔伯親戚相助，要求父親繼續供應你升學，而且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鄉附近考一個師範學校，隨時回家照料一點家事，使他們不會因此對你疏遠，即使你覺得教育事業沒有多大興趣，但那些學科，對你將來做事的根底仍是有用的。其次你的言語和行動，要常常得到他們的信任，這樣一來，我想他們將不會加給你什麼可怕的阻礙。

第二如果進一個學校實不可能，那麼就只好就業了。雖然你耽心工作會防害了你的學習，其實也不盡然。事在人為，希望你牢牢的把握住人生的目標，勇敢地踏進社會，在實生活中鍛練自己，只要你不

把職業當做一種消遣，工作也是一種學習，何況工作餘暇還可以自己閱讀書籍，研究問題，你的前途仍是有希望的。　編者

—上接第十九頁—

他們走後我又記起了自己的病，不曉得人家所說的癆病是不是因為吃了棉花灰的關係，如果真的這樣，那我們中間害癆病的人不是太多了嗎？

四月十日　晴

今天發了上半月的錢，我從張先生那兒領了一百六十元，準備給我媽帶回家。下了夜班回來我沒有睡覺，去院子里看看有沒有熟人來，那知一走到會客室前，就看見許多人站在那里。男的女的老頭子老太婆——這些都是我們同伴的丈夫或父母親。他們全在這個約定的時間內來向妻子或女兒要錢的。我的表弟也在內。他對我說舅舅叫我回去一次，還說要早點給我找個人家嫁出去，免得母親拖着受罪，表弟又想往下說什麼，我趕忙打斷他的話。

其實舅舅也真太糊塗，他不想到這年頭誰能靠誰。我親眼看見廠裏那麼多有了丈夫的人還不是為了吃不飽肚子才來作工。我什麼也不想靠，只願靠自己。